



铜川郊区文史

90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铜川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铜川郊区文史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委员会
铜川市郊区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三月

铜川郊区文史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川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主编：蒙 憬

铜川市印刷厂印刷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1/32， 字数：72千字

陕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陕出批）字

第08702号

《铜川郊区文史》选载的一系列真实史料，雄辩地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这些史料是对全区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理想教育的生动地方教材。区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将我区两个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中共铜川市郊区区委书记 集军
政协铜川市郊区委员会主席

一九九〇年三月

目 录

一道译错了的命令……………王秉祥 (1)

“西情处”北路交通线……………杨济安 (7)

赤胆忠心 清廉无私

——怀念舅父王子文……………王明儒 (18)

回忆爸爸王子文……………王晓英 (25)

陈家河炭窰——霸王窑……………李文海整理 (29)

血和泪的回忆

——霸王窑部分窑工的血泪史……………

……………蒙憬李文海整理 (44)
贺纪才

开办同福煤矿前后……………姬福安 口述 (58)
张起武 整理

我们看到的“九二”后方医院……………

……………李景民 郭清廉 (67)
雷炎堃 张培明

国民党一三五师在陈炉……………李增先 (74)

铜川县参议会始末·····	雷炎堃 (77)
冯玉祥部队在铜川·····	郭清廉 (83)
白如琳轶事·····	郭清廉提供资料 蒙 憬 整 理 (86)
铜川的民间吹鼓乐·····	李皓宇 (105)
铜川的民间唱秧歌·····	李明哲 (119)
红土业余秦剧团始末·····	王雪怀 (133)
捐资扩建金锁中学 (续) ·····	许明仁 (148)
明代《同官县志》的编撰者	
——寇慎传略·····	秦凤岗 (150)
重兴寺出土的佛教石刻·····	贾福义 (164)
同官八景·····	秦凤岗 (168)
本刊顾问李景民先生逝世·····	(147)
《铜川郊区文史》第4~7辑勘误表·····	(181)

一道译错了的命令

王秉祥

1949年2月，一野四军攻克了铜川（当时称同官）、耀县。铜川获第一次解放。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成立铜川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我为主任，张国声同志为副主任。

铜川解放的当晚，我到四军总部，见到张仲良、王世泰等负责同志。仲良同志是四军政委，晚上开会时他讲：我们准备长期占领铜川，你们军管会的一切工作，都应做长期打算。

中央当时也有明确指示，要保护新解放的城市，保护工厂、企业，即使我军暂时撤出，也不得破坏；新解放的城市一般也不搞“开仓放粮”。基本精神是要做长期打算。不久，我

们还直接收到中央电示，要求有关方面组成委员会，负责搞好煤矿生产和铁路运输等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四军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明确了军管会的任务。通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煤矿很快恢复了生产。我到矿山、医院、学校了解情况，访问工人、学生和教师，及时设法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3月9日，我们由耀县调来三万四千多斤小麦，分配给职工和市民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为高涨，社会秩序井然。

但是，3月5日，国民党军第一、三十八、六十五、六十九、九十军共十一个师的兵力，在青海马步芳部八十二军配合下，向我军反扑过来。3月9日，敌三十八军进占了富平，敌一军也驻了进去。敌六十五军、九十军进驻在距耀县约30多里地的兔子镇。敌人将进攻耀县、铜川的图谋已经很清楚，情况非常严重。

我当即同军管会的同志们一起商量，决定

首先办好两件事，一是迅速运走缴获的弹药、武器。二是“开仓赈民”。关于放粮，本来中央已有明确指示，“一般不再搞开仓放粮”。可是，铜川失守，粮食就会被敌据有。况且煤矿职工的生活还很困难，急需粮食。我反复思忖，还是下了决心。3月11日，我以军管会的名义，命令立即“开仓，让职工各自运粮”。随即到粮库检查，看到库门大开，成千上万的职工和家属正往家里运粮，人背、肩扛、驴驮、车推，熙熙攘攘，群众无不兴高采烈。

3月12日凌晨3点，驻守在黄堡的我军独立团打来电话，说敌军已临近铜川，总部命令你们撤出时对铜川煤矿彻底摧毁，并迅速撤离。

“摧毁煤矿”？当时我感到迷惑不解。中央不是有指示要保护工矿企业，一般不破坏吗？况且煤矿有三万多职工，加上家属约七八万人。煤矿毁坏了，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我

一边反复考虑，一边命令作炸毁的准备；同时派人拆毁通往耀县的铁路，以阻击敌人。

当天下午，得到消息，马步芳部现有万人骑兵进攻耀县。于是我们决定，夜12点，政府人员撤离铜川市区，城里留少量部队警戒。这时派去黄堡取信的同志，带回来一份电报，内容就是早上电话中说的，四军总部关于“摧毁煤矿”的命令。同志们也汇报说，铁路已经拆除，炸毁发电设备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到底炸不炸呢？我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通宵达旦不能入眠。

3月14日，敌人已向陈炉、曹村、刘村小股进犯。铜川形势更为紧迫。我们又连续收到由独立团转来的两份电摧，同是一个内容，

“对煤矿彻底摧毁”。我仍是焦虑不安，在房内踱来踱去。3月15日，敌人一早就向陈炉发起进攻，已经可以看到庙山梁上匆匆两过的部队。再不能容我犹豫了！我想，我们还会回来

的，矿山不能毁在自己手里，中央也有指示，况且还有七八万人的生活问题；但又考虑违抗军令要依军法论处，思忖再三，还是毅然下定决心，不摧毁煤矿。便带着队伍迅速撤离铜川。在金锁关，碰到撤下来的独立团团团长刘慕，我问电报是否有误？他回答是“肯定没错”。

军令如山！我没有执行“摧毁煤矿”的命令，后果是可以想象的。一路行军，思虑万千。到宜君后，我派专署办公室主任向四军总部汇报。

四军领导同志，对军管会撤离铜川的各项组织工作都感到满意。可是，当听到说我没能执行总部命令时，感到奇怪，就问，谁叫摧毁煤矿？办公室主任拿出总部的电报，领导同志看了，非常吃惊，立即把译电员找来查问。经查，原文应是“摧毁工事”，因脑子里只想着重煤矿，就把“工事”二字错译成“煤矿”了。

两字之误，险些造成重大损失。总部领导把我叫去一见面，仲良同志就表扬我说，这次撤退你们办了三件好事：一是抢运武器；二是开仓放粮给煤矿职工；三是保护了煤矿。“这三件事办得很好！”至此，我才如释重负。

转引自《人民政协报》

1989年12月8日

“西情处”北路交通线

杨 济 安

中共中央情报部直属西安情报处（以下简称“西情处”）北路交通线，建于1944年秋，由史俭伯（北）负责，成员有史乾、冯明学和我。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抗战前线军事上节节败退，而蒋介石却下令胡宗南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陕西省参议会还通过所谓《决议》，叫嚷“取消过区政府”；对人民则横征暴敛，不断头的征粮、征兵；官吏则贪污腐化，货贿公行，民谣谓之“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肆挥霍民脂民膏，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爱国青年十分苦闷徬徨。此时，我失掉了党的关系，十分苦闷，渴望再次回到延安学习，便积极寻找党组织，寻找去边

区的机会。后来，经彭毓恒先生介绍，认识了“西情处”处长王超北，便参加了“西情处”的北路“交通”工作。

1940年，因有人告我父亲杨松年“通共”，我在家乡同官县（铜川旧名）已呆不下去了。春节过后，经原禾森帮助，进入泾阳县泾干中学学习。

原禾森先生是我在三原初中上学时的教务主任。1937年春，他和校长冯蒂周、训育主任朱茂青等一起来到三原中学。抗战开始后，他们发动学生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救国；允许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那时，冯文彬、胡乔木等同志在三原县城西七八里的斗口农场（于右任先生创办）办“青训班”^①，

^① “青训班”：全称“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1937年10月11日第一期开学。第二期于11月中旬开学，迁至八路军115师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地云阳镇（泾阳县辖），距三原县城24里。1938年1月迁至云阳镇东北六七里的安吴堡。所以，后来又称其为“安吴青训班”。

他们暗中动员学生轮流参加学习，不少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我是“青训班”第一期学员，学习结束后转入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学习期间，听说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唆使三原中学的几个反动学生，将原禾森半夜绑架到三原县府，经校长出面交涉，才又礼送回校。又听说原夫人彭毓恒也在抗大学习，但未曾见过面。

在泾干中学上学期间，我经常从原禾森和田克恭^①先生那里借阅中共陕西省委出版的《西北》和延安出版的《解放》等刊物，并在进步同学中偷偷传阅。我还根据其重要观点和材料，写成短文，在壁报上发表。暑假期间，突然接到学校勒令我退学的退知，我很惊讶，立即赶回学校找原先生，才知原委。国民党

^①田克恭：我妻高秀芳和亡妻刘菊兰在三原女中上学时的老师，刘菊兰于1942年因病去世。

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来函说：“查你校学生杨超（我的原名）确系共党党员，并闻在校活动颇烈，希严查具复。”原先生同校长高兰亭、教务主任刘振之是好友，他们商定，由学校发给我倒填日期的退学通知书，然后上报说：“该生早已勒令退学了！”才将此事了结。后来，我又转到设在西安城南三十里的杜陵原上的兴国中学上学。

那时，兴国中学大权掌握在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手里。校长李瘦枝比较开明。秘书武伯纶（解放后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教务主任李敷仁（1946年后任延安大学校长，已故），训育主任朱茂青（解放后任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已故）等人都是中共党员（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原禾森老师患肺结核病，后也来兴国中学养病。原夫人彭毓恒在西安家里养病，她母亲王竞秋^①经常奔波于西安城和兴国中学之间，给女婿通吃的用的和药

^①王竞秋：原禾森的岳母，解放后被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其夫彭仲翔，老同盟会员，被北洋军阀刘镇华杀害。

物。为减轻老人负担，我和同学高秀芳^①经常进城，到北大街路西的东九府街58号（今青年路57号）彭家给原先生取东西。时间长了，和彭毓恒先生渐渐熟悉了，便从她家里借到我党在重庆出版的《群众》半月刊及在重庆和西安油印的文件（如《整风文献》等）阅读。我把自己想去延安和急于寻找党组织的愿望告诉了她，彭先生答应帮忙。

1944年夏的一天，我和秀芳来到彭家，彭老太太佯作串门，请来了一位李先生和我俩见面。李先生告诉我们：你们其所以感到苦闷，主要是没有找到党组织。不一定要到边区去，白区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要我留下来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我答应了。事后我才知道，李先生就是“西情处”处长王超北同志。

不久，我中学毕业，住在西安城里或兴国

^①高秀芳：我的妻子。她在三原女中上学时，也是原禾森先生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